

同生契·

好魅

流浪的鱼·著

他心中装着如画江山，他心中装着家族兴亡，
她想任性逍遥，却放不开尘世羁绊。
男女之间本就是一场战争，征服与被征服，
或深情，或温柔，或狂野，或霸道，
情爱纠缠，至死方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三才圖會



同生契

好魅

流浪的鱼·著

广东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生契·妍魅/流浪的鱼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60-5775-3

I. 同… II. 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3256号

总 策 划: 王满龙
责任编辑: 李 谓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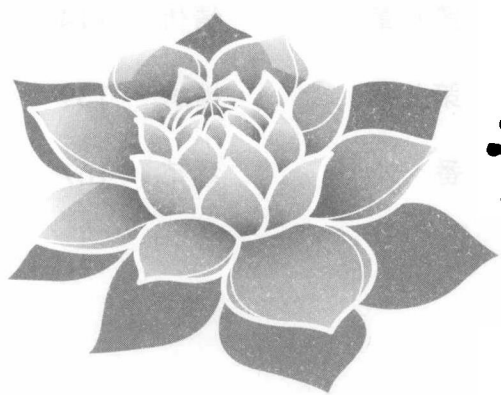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开
印 张: 20.5
字 数: 270,000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楔 子	相配	001
第一章	遇刺	003
第二章	变天	011
第三章	孽缘	025
第四章	释情	039
第五章	选择	058
第六章	血契	077
第七章	千寻	097
第八章	情仇	114
第九章	摊牌	139
番 外	毒花	167

171	挑衅	第 十 章
186	祸水	第 十 一 章
198	缚神	第 十 二 章
226	堕天	第 十 三 章
237	平叛	第 十 四 章
248	桃源	第 十 五 章
255	忘尘	第 十 六 章
271	惊梦	第 十 七 章
279	折翼	第 十 八 章
288	困局	第 十 九 章
300	离歌	第 二 十 章
311	放手	第 二 十 一 章
321	江山美人	终 章



目 录



楔子

正是冬春交际的时节，飘了整日的雪，到傍晚竟变了细雨，一时间到处都是烟水茫茫的一片，唯有院中几株寒梅艳色不减，迎着清冷的风微微摇曳。

来关窗的少女望着外面发了会儿呆，半晌才蹙下眉，将窗轻轻合上。她的姨娘爱梅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她原本也是喜欢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看见梅，就不自觉的焦躁，仿佛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偏偏怎样都想不起来。

她用力地摇摇头，努力把莫名其妙的情绪甩开，转身走回了内殿。已经够多事情需要她操心了，花啊草啊的，本也没什么紧要的。

由于天色昏暗，内殿早早上了灯，鎏金凤纹镜中影影绰绰映着的，是这个帝国最尊贵的女人，她的姨娘苏太后。

即使执政八年，苏太后已经用无数事实告诉所有人她是个称职的统治者，见到她的人仍会觉得，她和摄政皇太后的头衔太不相称。她的面容过于年轻，她的气质过于缥缈，她便如一场浮于世外的仙梦，总是让人难以将她和俗世中的任何事情联系起来，就连她亲自抚养大的外甥女也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感觉。

此时，四个宫女正小心翼翼地服侍苏太后卸去凤冠凤袍，换上便服。苏太后透过镜子见着少女从外殿回来，就示意一个宫女搬个凳子，让少女坐在一旁。

足有一炷香的功夫，才听太后轻柔道：“可以了，都下去吧。”

宫女们弯着身退出后，内殿的大门无声地关闭。苏太后转过身看向静坐已久的少女，发现她不知想什么出了神，莞尔一笑，柔声问道：“妍儿可是等闷了？”

少女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脸一红，摇头道：“陪着姨娘怎会闷？”随后



眼中闪过一丝落寞，“只是以后恐怕没得陪了。”

苏太后听到这话，也是眼神一黯，半晌幽幽一叹：“妍儿真的不想随我离开吗？”

少女垂下头，眼中已漫上水汽，却仍只是摇头：“妍儿答应了皇帝的。”

苏太后又是一声叹息：“妍儿，我是否做错了？到头来，我和自己的亲生儿子竟只得十年的缘分，也辜负了你母亲地托付，连你及笄都未能等到……”

少女闻言，也顾不得礼数，抬头打断道：“不是的，姨娘，其实您只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而皇帝和妍儿也一样。”顿了一下，见太后仍玉容不展，便接道，“再说干爹讲过的，这世上本没什么对错，唯心而已罢了。”

提起少女的干爹，当朝首相安国公谢熙岚，苏太后神情中的哀愁淡了些，望着少女出了会儿神后，轻声道：“你的干爹……我这一生已经负他太多，再不能继续负他了……”

感觉到苏太后两难地挣扎，少女从座位上站起，跪在苏太后身前，握住她的手虔敬道：“姨娘，妍儿明白的，皇帝也是明白的，我们不会怨您。您也不必担心皇帝，妍儿一定会好好保护他的，用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姨娘，请您和干爹一定要幸福。”

苏太后紧紧抱住了少女，言语在此时已经太过于苍白无力。

元统八年初，仁宁皇太后薨，惠帝筠以年幼故逊位于皇叔睿，改年号武安，筠退为储君。

——天宇编年史





第一章 遇刺

春寒料峭，骤雨初歇，还未到黄昏时候，天色已然暗沉。

此刻的朱雀大街上行人稀少，平日的喧闹吵嚷全都销声匿迹，潮湿的青石板上只见泣血红梅凌乱散落其间，一派艳丽却透着难掩的颓败。

远远地传来杂着车轮轱辘的清脆马蹄声，在这萧条的背景中竟有些空灵意境，让人忍不住想循着声音望上一望，看看入目的是怎样一幅超脱尘俗的图画。

然而来的其实是辆再普通不过的蓝色帆布马车，马车的窗帘此时小小地撩开了一角，看不清车里的人，只看到了正执着帘布的一只手。

那是一只冰肌玉骨的纤手，白皙晶莹，完美中透着股邪异，直欲夺人心魄。只是一只手便已如此，不知手的主人会是怎样的佳人？

可惜车内的人似乎并没有露面的意思，顺着窗帘缝隙看了会儿满地的残花，就有些厌倦地放下了帘子，将被冷风吹得有些冰凉的手搭上了怀里的紫金漆花手炉，任炉中散发出的淡淡靡罗香缠绕上口鼻，懒懒地闭上眼睛不知在想些什么……

微风吹着窗帘轻轻地飘动，四周的一切都静谧清幽，然而她的灵觉似突然捕捉到了一股不安地波动。就在同时，她听见了车夫摔下马车的声音。

她睁眼的瞬间，一股强大的剑气铺天盖地透过马车壁向她袭来，她本能地撞开车顶破空跃出，身姿虽有些仓皇，仍掩不去行动间早已入骨的优雅。

先天剑气。

她只来得及想到这四个字，脚下的马车便已被剑气震得粉身碎骨，连带震得她五脏六腑如翻江倒海一般。

勉强压住已涌上喉咙的甜腥，她迅速向后凌空飞退，同时暗捏手印在身周支



起护体结界。谁知对方的剑气毫不费力地穿过结界，依旧不急不缓地锁住她的心脉，压得她喘不过气。

恍然明白刺客是在以精神力牵制，她黑白分明的美目紫芒大盛，迅速地将自身的灵力提升到极致，孤注一掷地与刺客的精神力在虚空中短兵相接，期望能以此摆脱窘境。

怎奈天不从人愿，眨眼的功夫，她目中妖异的紫芒已然黯淡，本来晶莹如玉的脸色，此刻惨白得吓人，唯独樱唇越发红艳得诡异，竟是有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

眼看着刺客如影随形般迫得她越来越紧，她拼着元气大伤，施展出极耗真力的“缥缈移形”转瞬移动了百尺，却绝望地感到仍未能摆脱刺客的剑气对她地纠缠。

心一沉，她咬牙抽出防身匕首打算拼死一搏，刺客的剑势却在这举手便能取她性命之时莫名地滞了一滞。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与喝斥声，她的暗卫终于赶到护主，杀她的最佳时机已然失去。刺客果断地转身，随手一剑挡开最先扑上来的两名武士的攻势，在两人吐血倒地的同时从他们的身上越过，看似闲庭信步，实则迅速异常地离开战场，几个起落便消失在暮色沉沉的重重楼阁之间。

这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快得让人几乎以为不曾发生过……

而被强横的剑气搅得漫天乱舞的残梅飘然落地之时，她吐出闷在胸中的一大口瘀血，双腿发软地坐倒，身上地上都沾满了点点殷红。耳边传来了暗卫们的惊呼，她已无力回应。

她的里衣竟已被冷汗浸湿，双手止不住地抖动起来，她甚至不知道此时她是气怒多一些还是恐惧多一些。

她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刺杀无数，这是头一次她感到死神离她如此之近。

这刺客从天而降，轻易逼得她无还手之力，却在瞬间可以取她性命的时候突然收手，打伤她的护卫后从容离去，如同儿戏。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刺客大胆到连蒙面都不曾，可她从始至终竟未能看清刺客的面容……她这一生何尝有过这般对局面失去控制的情形？

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跳呼吸，不出意料地看到追着刺客而去的护卫垂头丧气地回到她身边。耻辱如同毒蛇般缠绕着她，雪白的贝齿几乎将线条优美的樱唇咬出了血，白玉般的手撑着地，她拒绝护卫地搀扶勉强站了起来，沉声道：“先回宫。”



东宫从皇帝几天前御驾出巡、太子监国后，便开始门庭若市。

夜色已临，太子近侍六福将最后一位来议事的大臣送到宫门口，手里捏着那位大人打赏的银子，刚要回转，就看见远处急急跑来一个小太监，好像是凝碧宫的。

六福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等着那个小太监喘着粗气地跑到面前站下，才轻斥道：“周生，跟你说多少次了，在宫里头别老这么慌慌张张的没个样子，郡主娘娘可是回宫了？”

小太监弯着腰又喘了几口，才断断续续说道：“六……六公公，不……不好了，郡主遇刺了！”

六福闻言不再多问，直接引着小太监去回太子，心里却不以为然地觉得这个周生有些大惊小怪。

凝碧宫那位主子是太子爷的左膀右臂，眼睛盯着东宫这位子的人中，倒十有八九会对经常住在宫外的郡主出手，遇刺之类的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

不过不要说她的护卫大多本领非凡，便是她本身也是实力莫测，所以行刺的虽多，却从来没听说有什么大事，他们对这类消息都已经麻木了。

此时太子已从接见朝臣的正殿移驾至偏殿，殿门没关，内里灯火通明，四个角落都摆了半人高的铜铸暖炉，散发着带檀香味的热气。太子一袭紫色便装，正坐在黑檀木案前批阅奏折，只有侍读太监瑞林在旁伺候。

六福到了殿门口停了下来，躬身小声报道：“殿下，韶音郡主今日回宫路上遇刺了。”

如六福所料，殿中人听后也没停笔，一边写朱批，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可有人受伤？”

六福回头向跟在身后的周生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上前回话。

周生这才走出来，低着头有些紧张地开口：“回……回殿下，郡主受伤了，还……还吐了血……”

六福一愣，侧目瞟了一眼不敢抬头的小太监，心中暗骂他说话没重点，郡主受伤了这么大的事竟然不一开始就说出来。还好，他早就习惯凝碧宫来的人直接带来回话，不然要是耽搁了，吃板子的可是他。

偷偷抬头看了一眼，太子在他们来后未曾停歇的笔终于停了下来，他忙又低下头，躬身等候指示。

谁知太子停了一下，又继续批复完手里的那份折子，才撂下笔起身向殿门走去，经过六福身边时吩咐道：“本宫要去凝碧宫，周生跟着就成了。”

周生连忙低头跟上。

凝碧宫离东宫极近，从偏门出去，就只隔了一小片竹林。此时月色朦胧，仍清冷彻骨的春风穿竹打叶，发出有些萧瑟的声音。

太子走得意态从容却速度很快，周生要小跑着才能不被落下。





“刺客抓到了吗？”清雅却不失尊贵的男中音从前方淡淡地响起，饶是温和，却仍让人感到莫名的威压。

周生一紧张又有些结巴：“回……回殿下，听……听说……不但未能抓住刺客，便……便连刺客的样子……也没人看清。”

他看不到太子的脸，不过话还没说完，他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势，压得他就快站立不稳，却又倏忽间消失无踪。他再看向太子时，还是那个秀逸温雅的太子，刚刚的瞬间好像只是错觉。

他下意识地抬手用袖子擦了擦额边不知何时冒出的冷汗，小跑地跟着太子进入了凝碧宫。

早有人进去通报了太子驾临，接近内院的时候，周生便停下来不敢再进。此时一个容貌颇为俏丽的宫女迎着他们走来，施礼后恭敬道：“殿下，郡主在沐浴，请您稍等片刻。”

这个宫女名叫入画，是郡主的近侍，听了她的话，太子并未停下，轻车熟路地向里面走去。她急忙低头跟了上去，就听到绸缎般的温然声音传来：“她伤得可严重？”

入画脸微微一红：“回殿下，郡主受了内伤，已经服了清虚丹。”她顿了一下，想了想又补充道，“郡主不愿让别人知道受伤的事，所以并没有叫太医。”

他微点下头表示知道，说话间已经行到了浴室门口，无视守在门口的宫女，推门便走了进去，入画见状也并未阻拦，只是自己在门前停了下来。

太子与郡主是青梅竹马，小时候一块儿由先太后教养，太子八岁之前，两人甚至经常同榻而眠。懂事之后虽是不再同寝，男女之防却并不那么严守，何况先太后去得早，皇上也从不过问这事，所以周围的侍从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整个泰正宫的人心里大概都有数，韶音郡主成为东宫另一位主子也就是迟早的事。

这位郡主并不是皇族中人，而是先太后的甥女。她虽是世族贵女，却父母早亡，族人零落，先太后怜惜她身世孤苦，便将她接进宫抚养，先皇更是爱其聪颖，册封为二品郡主。

她年长太子三岁，且异常早慧，据说先太后亡故之时，曾嘱托她辅佐还年幼的太子，而当今圣上对她也是宠信有加，甚至允许她以女子之身统御东宫六率。

今上从未立后，现时天下最高贵的女人是采薇宫的主子郑贵妃，不过要说谁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明白的人恐怕就都知道，是凝碧宫这位了。

许多嫉恨郡主的人，都在等着看她功高震主引太子猜忌的凄惨下场，谁知太子已长大，却好像没有丝毫收权的意思，还对她一味宠溺纵容，信赖日重。

现在人人皆说太子温和仁厚，郡主妖异狠辣，太子早已不满郡主，只是因她昔日辅佐有功，不忍责罚薄待。



若真是这样的话，太子与郡主之间的亲密倒好像十分虚假。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她望着浴室的门发了会儿呆，之后自嘲地一笑，心想，这宫中又有谁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天宇皇朝立国百年，单是天子一家，真真假假的稀罕事还少了？远的且不说，近的就说太子的生母——那位仙姿玉质的先太后，是真的未满三十便猝死，还是假死远走，还是被当今圣上谋害了，怕都没人说得清。

当今圣上是先皇的弟弟，太子的叔父。先皇英年早逝，遗诏刚满周岁的嫡子凌筠继承大统，皇后苏氏摄政，弟弟睿王和其他几位世族大臣辅政。

其时，天下没有几人看好绝顶之上的孤儿寡母，然而事实证明，先帝极具识人之明，苏太后摄政短短几年，不单牵制了野心勃勃的睿王，帮凌筠坐稳了皇位，还将开国以来一直把持朝政的世族逼到了几乎穷途末路的地步，这绝对是世人始料未及的。

不过更让人料不到的是，就在这种时候，苏太后猝然薨逝，留下先皇另一道遗旨，若是苏太后无能辅政至幼帝成年，幼帝应让位于睿皇叔。

于是，睿王爷成了当今圣上，幼帝凌筠成了东宫太子，这其中有着怎样的乾坤，又有谁清楚？

转眼间，又是十年过去，如今太子冠礼在即，半个天下已重入掌中，宫里朝里再度暗潮涌涌。

这世事又怎是一个“乱”字了得？

百尺见方的浴室内雾气蒸腾，四个宫女侍立在侧，桔色轻纱围起的大理石浴池中，隐约见到艳色花瓣飘满水面，一个少女全身浸泡在其中。

凌筠进来后，便听见少女清脆却有些虚弱的声音：“不是让你在外面等会儿吗？怎么进来了？”

这话对太子说可算是无礼之至，但四个宫女皆毫无反应，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凌筠听出她明显中气不足，剑眉微蹙，没有回答她，反问道：“伤到肺了？”

徐思妍没答话，径自从水中站了起来，皮肤上沾了些花瓣，得造物独钟的秀美身姿透过轻纱若隐若现。凌筠心中一动，转过身去，不再探视，只听到宫女们上前替她拭身干发、服侍穿衣的声音。

半晌，她才有些无力地答道：“命都险些没有，这点伤算什么？”

他转过身看见她已掀开纱围走出，白玉般的赤足踏着大理石地面，身上只披了件宽大的淡蓝色丝绸浴袍，半干的长发柔顺地披散在身后，完美到近乎邪异的





面容上挂着淡淡的倦意，平日眼波流转间有些妖异的逼人灵气已消失匿迹，从里到外透着种病恹，却让他注意到平时经常忽略的柔弱单薄。

有些怜惜地，他轻叹一口气，走到她面前伸臂将她打横抱起，大踏步地走进了她的寝殿。她只是愣了一下，之后便难得温顺地将手臂环上他的脖子，臻首轻靠在他日渐结实的胸膛上，任他轻柔地将自己放到床上，然后跟着坐了上来。

知道他要帮她疗伤，她驱退了宫女，自行转过身，背对着他坐好，将浴袍除了下来，头发拨到身前，身上只剩下桃色的抹胸和褰裤，露出了线条优美晶莹如玉的美背。

早已见惯她魅惑众生的美态，凌筠视若无睹地将白皙却由于长年握剑而略带薄茧的手印上了眼前丝般滑腻的肌肤，闭目运功帮她疏解腑内郁结的真气。

一时间，碧纱橱中只听到绵长沉稳的呼吸声。

过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凌筠睁开眼将手收了回来：“可感觉好些了？”

见她轻轻点了下头，他体贴地帮她穿上睡袍躺好。

她适才一直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淡淡的血色，美目半阖，似已昏昏欲睡，他悄然起身便要离去，却被徐思妍拉住了袖角。回身看她时，发现她水气氤氲的黑眸正有些迷失地盯着他。

凌筠有些玩味地看了她半晌，心中一软，终于决定暂时忘记御案上堆积的奏折，又坐了回去。

她一向是天之骄女，这般柔弱无助他好像也只在多年前见过一次。而那次……改变了他们两个的人生。

她见他决定不走，便即刻松了手，闭目道：“我怕是遭了精神力反噬，到现在灵力还聚不起来，那刺客着实厉害，你也要小心为好。”

凌筠若有所思地伸出手帮她整理下散乱在枕间的发。内伤他还能帮帮忙，灵力反噬却只能靠她自己了，他能做的暂时也只有尽量帮她放松仍过度紧绷的精神。

“你也没看清刺客的样子？”他语气中没有几分疑问，几乎是肯定地陈述。

徐思妍闻言睁眼看向床前风神俊逸、温雅从容的男子，那双承自先皇、曜黑中泛着些幽蓝的眼眸此时突然让她觉得有些刺眼。

她转过头垂下眼，樱唇轻抿，赌气道：“是你也未必看得清。”

他低低地笑了起来，轻扯了一下她仍有些湿的秀发：“刺客的护体罡气已经强到了能遮掩身形的程度，而我现在还能看到活着的你……呵呵……韶音还真是命大啊。”

不理她明艳的大眼已然愤怒地眯起，显得格外细长妩媚，他促狭道：“‘祸害遗千年’，古人诚不欺我矣。”

徐思妍听到这里，再也顾不得胸中疼痛，起身挥掌向凌筠拍了过去，凌筠当



然不会呆呆的给她打，举手阻挡，瞬间两人就小过了十数招。

眼见着招招受他所制，她突然捂着胸口轻叫一声软倒在了床上，状似伤势复发。

凌筠眼中闪过一丝好笑，却扮作面带忧心地俯身过去查看。果然他一接近，徐思妍就扑上来将他压倒，一张小口，咬上了他的脖子。

本来只想让她得逞，博她一笑，谁知她这一口咬下去不轻不重的，反而有些麻麻地发疼，让他突然敏感地意识到压在他身上的是一具千娇百媚的温热女体，他甚至可以闻到她身上刚刚沐浴完的幽香……一股陌生的欲望突然流过全身，他有些狼狽地伸手将她推开，却看到她一脸得意的笑容。

她是故意的。

这项认知让他的燥热迅速冷却下来，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床上半坐下来。

若让这妖女看出端倪，以后他就别想再肆无忌惮地戏弄她了。

“敌人身份不明，韶音恢复之前，就留在宫中吧。”他话题一转，试图打破有些暧昧的气氛。

她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识穿他的狼狽，却没有点破，转而想及刺客的时候，心中一沉，苦笑道：“道门正宗的先天真气正是我灵力的克星，术法一触及他的护体罡气，就被反弹了。结果我的精神出现裂痕，恢复怕是遥遥无期。”

“是逍遥门的人？”虽然觉得不太可能，他还是问出了口。毕竟全天下公认的道门正宗，非逍遥门莫属。

“不是，却必有渊源。”好像想到了什么，她娥眉微蹙地陷入了沉思。

“怎么说？”对于徐思妍似是而非的答案，凌筠倒是没有丝毫的质疑，因为没有人比本身修习过逍遥心经的她更有发言权。

她出了一会儿神后才答道：“因为他放了我……就在我用了‘飘渺移形’之后。”

“飘渺移形”是逍遥门的独门轻功，稍微了解逍遥门武功的人，都能认得出来。

“只是这个原因吗？”凌筠挑了下左眉谑笑道，“我还以为那刺客是被你美色所迷，没下得了手呐。”

徐思妍气怒地瞪他，却紧接着自嘲道：“我感到了，他看我的时候好像看着一件死物……”她眯起眼，整个人登时变得危险妖异，“他最好求神保佑他这辈子别被我找到。”

看见她这副样子，凌筠有些好笑地将她拉进了怀里，让她枕上他的肩。

床头夜明珠柔和的光芒，照在他微笑着的脸上，竟显得温柔入骨，她不禁疑惑：“凌筠，你今天很奇怪。”

他闭上眼，随意问：“怎么奇怪了？”





她想了下，轻声道：“你从不会让着我，还让我咬你。”

他睁开眼看着她，星眸闪过一丝不明的神色，却不以为然道：“昔年有老莱子彩衣娱亲，我牺牲一下脖子，讨郡主娘娘开心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徐思妍吃吃地笑了起来，在他怀中磨蹭了一下，找了个舒服的位置，闭上眼睛好像要睡着了，过了好久，他才听到她有些含糊地低声道：“谢谢。”

看着她似乎终于放松下来，安然入睡，他的黑眸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沉静，让人几乎以为刚刚醉人的温柔，只是一种幻觉。

她心口鲜艳的红莲隐隐穿过薄衫透出了形迹，他不自觉地伸手按上了自己胸前同样的位置。那是他们曾经失败的见证，耻辱的印记，亦是……生命的契约。

他黑沉的眼透过层层纱幕望向了遥远的虚空，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



第二章

变天

她看见了一双眼睛……

繁华的长街突然变得空旷寂静，朗朗晴空瞬间转成阴冷黯淡，天地间一片混沌，只剩下一双淡棕色的清澈眼睛。

那双眼中无喜无悲，无嗔无痴，看着她的时候，仿若看着一件死物，让她觉得冰冷彻骨，几乎不能呼吸。

她惊喘着坐起身，外面天色已光，凌筠早不知去向。

她闭上眼努力平复了一下情绪，才拉下床边的紫金铃唤宫女们进来伺候沐浴更衣。

她终于看清了那双眼，那是刺客的眼，亦是嵌在她精神裂痕上的印。精神裂痕不能修复，灵力就不能聚合，对她来说，等于废了一多半功力。

若这也在刺客的算计之内，那他对她的了解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她一定要尽快恢复……无论用什么法子。

“郡主，今天要梳什么头？”入画甜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徐思妍透过铜镜看向她，“随便吧。”

“太子殿下临走的时候让婢子转告郡主，说要郡主等他下早朝一起用膳。”

她点点头表示知道，眼睛却望向了窗外。太阳灿烂地发放着万丈光芒，周围零零散散地飘了些闲云，顺着风越聚越多，一会儿便成了些气候。

这天……是不是要变了？

她有些嘲讽地一笑，镜中足以颠倒众生的容颜染上了一丝邪媚，仿佛倏忽间便能勾魂夺魄。